

· 名人谈名家丛书 ·



秋凉时分

QIU LIANG SHI FEN 梁秉堃◎著

17

宁夏人民出版社



秋凉时分

QIU LIANG SHI FEN 梁秉堃◎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凉时分/梁秉堃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名人谈名家丛书)

ISBN 978-7-227-01941-1

I. 秋… II. 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7265 号

秋凉时分

梁秉堃 著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1941-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 序

今天正好是秋分。

秋分者，阳在正西，阴在正东，阴阳相半，昼夜平均，寒暑对等，是一年之中难得的好气候。

在这“天凉好个秋”的日子里，整理近年来写好的报告文学，准备出一本专集奉献给读者，自然是一件快事，幸事。面对着文章里所写的各种人物缓步走来，就如同是老朋友相见一样，重新与他们坐在一起作一次交谈、交流和交心，再一次感受到倾诉与倾听那美不胜收的滋味，然后，再把他们一一地介绍给读者。……忽然，灵机一动，就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秋凉时分》，或许还能算作贴切吧。

大约和我担任了《中华儿女》杂志的编委有些关系，九十年代以后，确乎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其中，题材和涉及面都比较宽广，所写的人物有作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运动宿将、企业家、华侨领袖以及政治家等等。这些人物似乎都可以称得上“名人”，也就是说各有所长，各有建树，各有经历，自然也各有性格，各有风格。于是，我本着真实和生动的原则，或写他们的整个一生，或写他们的一个侧面，或写他们的一个片断，或写他们与人的交往，或写他们的一件大事或小事，或写他们一封重要的信件……并力求写得自然一些，深刻一些，能够有比较好的可读性和



感染力。当然，这仅仅是“力求”而已。

老实说，虽然写了不少报告文学，自己满意的并不多。回想起来，还是失之于单调与肤浅，没有真正把笔触伸向所写人物“灵魂的深处”。为此，就不大可能写得非常真实（这自然是指文学的真实），非常生动，也不大可能写出真正的人生和人性。而以我之见，那才是广大读者最想看到的东西，那也才是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东西，并使之久久的乃至终生的难以忘怀的东西。也许，这就是现在读者喜欢读报告文学，同时又很不满足的根本原因所在吧。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性确乎是一个永远写不到底的深刻主题；人性也确乎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广阔题材。

这里收集的十三篇报告文学，应当只是一个“逗号”，而不应当是一个“句号”。但愿，我今后能够写出更像样子的、受到读者热爱的作品来。

但愿。

1997年秋日于安华西里

目 录

自序	(1)
学者型艺术家英若诚	(1)
于是之走的道路	(19)
戏剧大师曹禺	(37)
周恩来与曹禺的友谊	(53)
“三奇”学者王世襄	(65)
蚁美厚的故事	(79)
新一代华侨领袖徐存松	(91)
李晓林董事长印象	(102)
反爆炸专家高光斗	(115)
“两航”起义领导人刘敬宜	(130)
我的母亲吴重光	(147)
走近庄则栋	(163)
“中国莎士比亚”下地狱	(179)
“北京人艺”的院长	(205)



名人谈名家丛书

学者型艺术家英若诚

笔者和英若诚是老同事——在人艺一起共事四十多年；老朋友——经常在一起谈生活也谈艺术；老合作者——又一起合作演过戏合作写过剧本，大约不可谓不了解，不熟悉。然而，如何给这位曾官至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艺术家以某种人生的定位，却让我着实为难了一阵儿。

为什么呢？



英若诚在观看节目

首先，四十多年以来，他在人艺的舞台和电视的屏幕、电影的银幕上，塑造了许多真实可信、鲜明生动、引人入胜的人物形象。其中包括话剧《骆驼祥子》里的人力车厂厂主刘四爷，《茶馆》里的土混混儿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推销员之死》里的推销员威利·洛曼，电视剧《围城》里的大学高校长，《我爱我家》里的邻居“老右派”，电影《马可·波罗》里的元世祖忽必烈，《知音》里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白

求恩》里的童翻译，等等。

其次，他的译著等身，年仅二十五岁便翻译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三十万字的《奥赛罗导演计划》，并前后中译英、英译中，翻



名人谈名家丛书

译了十八部包括莎士比亚作品在内的世界著名的话剧剧本。他的英语不但标准、地道，而且流利。甚至，他对英语中的美国音、澳洲音、黑人音，以及许多地方俚语都能了如指掌，倒背如流。

再次，他还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导演，既执导过中国戏，也执导过外国戏。其中包括演给中国观众看的、英国当代剧作家彼德·谢弗的代表作《上帝的宠儿》，也包括演给美国观众看的、曹禺的代表作《家》和中国古老的民间故事剧《十五贯》。

再再次，他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戏剧教授。这里仅举一例——由于他导演和讲授《家》和《十五贯》的成功，英国密苏里大学校长乔治·A·罗塞尔以公文的形式正式宣布：著名的中国演员英若诚已成为密苏里大学永久性教授，每隔一年驻校一次……

他还是一个剧作家，参加了《像他那样生活》、《怒涛》等话剧的创作。笔者就曾经和他一起写过话剧《刚果风雷》。

……

为此，我只能把他定位为学者型的艺术家。

“毛三爷”吃饭时躲进壁橱里，想引起全家的注意，没料到竟被人们完全忽视。儿时的一个恶作剧引出之教训，却可以让人受用一辈子

英若诚出生于一九二九年的夏天，在兄弟姐妹当中排行老三，又加上他的小名儿叫“小毛儿”，所以全家人不分老少都叫他“毛三爷”。

“毛三爷”的淘气是赫赫有名的，据说这是从祖父那里遗传下来的基因——善于突发奇想，爱出新花样，经常要做点儿惊人之举。

这里先说一个“夜探张宅”。



别看英若诚年龄小，可满脑子里装的都是《七侠五义》和《施公案》。于是，他下决心要学“大侠白玉堂”和“大侠蒋平”的高超功夫——蹿房越脊，如履平地。

一天夜里，他拉着两个哥哥，穿上黑色衣裤，爬上了邻居张教授的屋顶。为了看清张教授在屋里干什么，英若诚自告奋勇来了个“珍珠倒卷帘”，由两个哥哥一个人拽住一条腿，让“毛三爷”从房檐上倒挂下来。

一个哥哥问：“看见什么了？”

“毛三爷”答：“看见了，张伯伯看书呐。”

另一个哥哥问：“还干什么呢？”

“毛三爷”停了一会儿答：“还看书呐。”

就这样，英若诚挂在房檐上呆了一刻钟，看得眼睛发酸，脑袋发晕，再也无法坚持下去，赶忙让哥哥们把他拽上屋顶。这时，两个哥哥的手已经没劲儿了，说什么也拽不上去。英若诚向下一看，屋顶和地面有好几丈的距离，一时着急，大声呼喊起来：“张伯伯，快救命啊！……”张教授听见喊声，走出屋来，抬头一看，大笑不止。他忙叫家人搬来梯子，把“毛三爷”抱了下来。这次失败，英若诚只是觉得好玩儿，逗乐。

再说一个“藏蒙儿蒙儿”。

英若诚从来不甘寂寞，总得想点儿办法引人注目。一天，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先钻进饭厅里，并悄悄地藏到壁橱里去。他想：等一会儿快吃饭的功夫，大家一定得找他。就在人们为找不着他而着急的关键时刻，他再从壁橱里跑出来，大叫一声——“我在这儿呐！”顿时，把所有的人都吓一大跳，那才叫有意思。可是，万万没有料到，他们是个大家族，人很多，根本没有发现少了谁。大家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地吃着饭。“毛三爷”憋在壁橱里，出来不好，不出来也不好，那个滋味儿真是太不好受了。他听着



外面吃饭的声音，闻着外面菜肴的香味儿，肚子饿得直叫唤。他一直等到大家都吃完饭，才从壁橱里溜出来，灰心丧气地吃着剩菜剩饭。

然而，这件事却让英若诚记了一辈子。长大以后，他常常想起这件事来。他渐渐地悟到，人不能把自己看得很重，造成自我膨胀，孤芳自赏，更不能哗众取宠。只有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遇到挫折才能很快适应，面对冷眼也不会觉得意外。

英若诚躲在墙角朝训育主任的脑袋打了一弹弓子，石子儿正中脑门。然而，这一弹弓子打下去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英若诚上中学以后，学习成绩优等，但是淘气的脾气丝毫没改。

一天，训育主任在上“修身”课时，大讲“中日亲善”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话。英若诚对此不感兴趣，甚至很反感，于是，他大声和同学说逗乐的话，搅得课堂里一片笑声，秩序很乱。

训育主任火了：“英若诚，给我站起来！”

英若诚梗着脖子站着，以示不服气。

“为什么不用心听讲？”

英若诚不回答，也不看老师。

“你不听教导，就给我一直站着吧！”

英若诚这时反倒把两眼紧盯着老师，毫无惧色地站了一堂课。

上课时，英若诚就想好了报复老师的办法。下课以后，他悄悄地拿出弹弓子，装上石子儿，躲在校园的墙角后。等到训育主任走过来时，英若诚拉直弹弓子上的皮筋儿，对准对方的脑袋猛

然松手，石子儿正好打在脑门儿上，马上就起了一个大紫包。

这个矛盾太尖锐了，训育主任找到校长，校长又找到了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教授——辅仁大学的秘书长兼外文系主任。训育主任提出，如果不开除英若诚，就辞职不干了。英千里作为教育界的名人，为了不被人指责有“袒护儿子”的恶名，同意校方开除英若诚。

回到家里，英千里把儿子叫到面前来。

英千里说：“我要把你送到天津去继续学业，免得在家游荡，惹是生非，丢人现眼。”

就这样，英若诚不得不进入了天津的教会学校——圣路易中学。

这是一所由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严上加严，起床、睡觉、吃饭、上课、去教堂都规定了时间，不得有分秒的差错。就连课间在校园里玩儿，也规定不许站着不动，不许扎堆说话，只准不停地踢足球。谁违反了规定，就要用藤条打手心，或者脱了裤子用藤条打屁股。

更为严峻的是，六十多名学生当中，只有四名中国人，其他均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为此，校方规定在校期间一律用英语交谈，如有违反者从重处罚。当时，英若诚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不但受憋，还被其他学生嘲笑和欺负。事物的发展规律常常就是这样——物极必反，人的本事大部分是硬逼出来的。在困惑、孤立和屈辱之中的英若诚反倒暗暗下定一条决心：“你们别高兴，半年之内，我一定赶上所有的人！”

老实说，英若诚在学习外国语言上并非天赋很高。他利用早自修的一个小时和晚自修的两个小时，每天都要背一段五百字的圣经原文及一首长短不一的英文诗。半年以后，他便大有长进。

英若诚从一个中国学校被开除，来到了一个外国学校，并且



被逼出来一个很不错的英文基本功，为以后作一名优秀的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大约要算得上是“因祸得福”或“歪打正着”了吧？

然而，在英若诚中学毕业的时候，生活的道路再一次没有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走下去。

圣路易中学学生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只要从这里毕业，基本上就算拿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证书。就在英若诚毕业考试获得高分，正准备走进剑桥大学读书的关键时刻，他的父亲和他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

那时，英千里刚刚从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放出来，虽然身体虚弱，但是意志却更坚强了。

英千里在听完了英若诚关于上大学的想法以后，停了一下说：“你祖父把我送到国外去，是要我长时期地学习西方，彻底西化，将来好建设我们的中国。”

英若诚认真地听着。

英千里继续说：“可你祖父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了我一生不可弥补的缺陷。”

英若诚皱起眉头来。

“我回国以后，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不了解中国，我的中文还是十二岁以前学的那一点点，因此，有很多应该做而且又想做的事，我都做不了。”英千里看了儿子一眼，又加重语气说：“你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去。”

英若诚有些惊讶地看着父亲。

英千里不无激动地说：“你要去剑桥，等你再回来就二十多岁了，再学我们本国的东西就晚了，我劝你舍弃剑桥，一定要在国内上大学，这样可以了解中国社会！”

英若诚缓缓点着头。



英千里提高了声音说：“这是我对你的希望。”

尽管英若诚并不完全懂得这话的全部含意，甚至并不完全同意这些意见，但是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那火一般炽热的父爱。

英若诚真的没有去剑桥大学读书，而是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并拜在那里任教的英国诗人燕卜苏为研读西方戏剧的启蒙老师。从此，他便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英若诚参加了学生们组织的“骆驼剧团”，不但登台演出，还成了“台柱子”。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从此再也没有从舞台上走下来



到清华大学读书以后，由于英若诚的英语早已过关，便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钻研文学和戏剧了。那时，清华园的图书馆里，经常有这样一个学生出入——中等身材，微微有些发胖，大头，方脸，鼻子上还架着一副白边儿的近视眼镜。这个学生就是英若诚。

英若诚从小虽然淘气调皮，但是非常爱看书。上中学的时候，就通读了《论语》、《孟子》、《古文观止》、《史记》，并选读了唐诗、宋词、元曲，进了清华大学，有了藏书十分丰富的图书馆，读书也就更加发奋和刻苦了。

英若诚在读书上受到两位前辈的影响非常之深，一位是曹禺，一位是钱钟书。他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常常发现在许多借阅卡片上有这二位的名字。甚至，连一些冷门书的借阅卡片上也不例外。为此，他很感动，并立志要向曹禺、钱钟书学习，只要是见到了二位先生看过的书，他就一定要看。英若诚说：“要说聪明，他（指钱钟书）才称得上是聪明，简直有照相式的记忆力，他的成功就在于他是名副其实的钟情于书，几乎没有他不看的书，比起这位先生，我是望尘莫及。”

多少年以后，英若诚读书的痴情仍然不变。记得，六十年代初期笔者和他同台演戏的时候，在化妆室里别人可以山南海北地聊天，惟独他却找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抱着一本书投入地读着。

英若诚参加了学生们组织的、受着中共地下党影响的“骆驼剧团”以后，在《地窖之门》、《保尔·莫莱尔》、《春风化雨》等戏里扮演了主要角色。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舞台生涯。

这里，还值得写一笔的是他和吴世良结成恋人的一刻。

吴世良是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教授的女儿，和英若诚是同班同学。他们同窗上课，同台演戏，两个人的心里都已经默默地爱上了对方，就是还没有说出口。

一天，吴世良要去天津看望父亲，英若诚到火车站为女友送行。

两个人在站台上，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有时一起抢着说，真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突然，谁也不开口了，他们都在沉默当中深情地看着对方。

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重要的时刻，决定命运的时刻。

车站的铃声响起，火车就要开了。

英若诚大声喊：“我送你上天津！”

吴世良还没有反应过来，英若诚已经跑去买火车票。

片刻以后，英若诚和吴世良笑着一起登上了火车。

他们又开始说话了，还是有说不完的话。就是在这次旅行当中，他们明确了爱恋的关系，结成了终身的伴侣。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不管是在翻译上，在演戏上，在讲课上，在写戏上，他们都能同心协力地互相关怀，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直到吴世良由于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为止。

一九五〇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了，并且正在招考

演员。

在清华大学当过业余演员，有了演戏瘾头的英若诚和吴世良，立即前去报名。当他们被顺利录取后，又急急忙忙跑到原来分配的外事单位，要求改分到北京人艺。就这样，他们朝思暮想的美好愿望竟然在转眼之间实现了。

英若诚和吴世良利用报到前的一点时间，到上海旅行结婚。

自然，英若诚也正式拜见了老丈人吴保丰教授。吴保丰对吴世良与英若诚的结合表示满意。

吴保丰问：“你们被分配到哪里了？”

英若诚说：“北京人艺。”

吴世良说：“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吴保丰又问：“是个演戏的剧团吧？”

英若诚连连点头：“是，是。”

吴保丰再问：“你们都去演戏？”

吴世良说：“是这样的。”

吴保丰想了想说：“噢，……你们是跑码头啊？”

英若诚和吴世良互相看了看，又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

然而，此刻英若诚的心里却像在发誓一样地说着：我就是要到北京人艺去演戏！我下决心干一辈子的艺术！莎士比亚、萧伯纳、易卜生、曹禺……他们的作品都一定要在人艺的舞台上出现！

老舍对扮演《茶馆》中刘麻子的英若诚说：“您演得还不够坏。不过您千万别去演那个坏。”艺术大师的一句点拨，使他的脑袋开了窍

五十年代末期，英若诚在成功地扮演了《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以后，又接受了扮演《茶馆》里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这对社



会渣滓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

开排以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扮演坏人。在当时“左”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很容易把人物形象演得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

一天，作者老舍先生来到排练场上看排戏。

第一幕排了一个单元以后，导演焦菊隐先生让演员们休息一下，并请老舍先生谈谈意见。

这时，老舍对英若诚说：“您把老刘麻子演得伶牙俐齿，这对。”他停了一下，“可您演得还不够坏。”他又停了一下，“不过您千万别去演那个坏。”

说完，老舍看着英若诚笑了。

英若诚的心里打开了鼓——又要演得坏，又不能去演那个坏，这到底该怎么处理呢？他真的有点儿没了主意。

月上中天，夜已经深了。

英若诚独自一人坐在桌旁，在台灯底下又一次静读、细读、精读剧本。

英若诚不放过作者给予刘麻子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和每一行舞台指示。他在找什么呢？他在找人物的人生哲学和表现方式。正如老舍先生说过的：“一个人物说什么固然重要，怎么说就尤其重要。”一句话，要找出人物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逻辑、自己的道理、自己的态度。在反复读剧本当中，英若诚发现，刘麻子确实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坏人。比如，他逼着农民康六把闺女卖给太监当媳妇，并不认为这是一件缺德的事。

常四爷说：“刘爷，您真有个狠劲儿。”

刘麻子说：“我要不给他分心，他还许找不着买主儿呢。”

常四爷冷笑着。



刘麻子又说：“有人买，有人卖，我在当间儿帮点儿忙，这能怨我吗？”

英若诚渐渐地悟到了——剧中人物谁该受批判，那是观众的事，演员要是先去批判，这样演准砸锅。

当然，光认识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演员创造人物形象还必须有“心象”——也就是心里形象，换句话说，先要让人物在自己的心里活起来。

导演焦菊隐先生对英若诚说：“生活中没有现成的艺术典型，要靠演员自己从类型中去概括、提炼才行。”于是，英若诚想起了这样一段往事——一九四三年，父亲英千里被日本人抓进监狱以后，家中生活难以为继，母亲只好靠变卖家产度日。当时，和母亲打交道最多的是收买旧货“打小鼓儿的”。这些人为了乘人之危牟取暴利，表面上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似乎是在为卖主着想，甚至是为卖主为难。他们时而哄骗，时而刁难；时而褒，时而贬，态度一会儿一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得从你的手里赚一笔大钱。这段往事帮了大忙，英若诚再表演时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皱着眉头对康六说：“要卖到窑子去也许多卖个两儿八钱的，可你又不干！”他又满面春风对康六说：“告诉你，大太监庞总管，伺候着太后，人家家里连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他更仿佛已经操碎了心而恨铁不成钢地用手点着康六的脑门儿说：“你呀，傻蛋！”显然，这里英若诚表演的不是简单的“逼其就范”，而是以自己的“歪理”说服人。

《茶馆》先后演出了五百多场，除了在国内演出外，还到西欧、北美、亚洲许多国家演出过，中外观众对英若诚的表演都是满意的，甚至是叫绝的。因为，这里演员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活人，而不是一个脸谱式的苍白无力的死人。可以这样说，英

